



博士文库

吴衡照《莲子居词话》研究

李蕴娜◎著



YZL10890108474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浙江出版集团



博士文库

吴衡照《莲子居词话》研究

李蕴娜◎著



YZLI0890108474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浙江国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吴衡照《莲子居词话》研究/李蕴娜著. —广州,
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, 2010. 8

(中国优秀博士论文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100 - 1384 - 3

I. ①吴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吴衡照 (1771 ~ ?) ~
词 (文学) —文学研究 IV. ①I207. 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39982 号

吴衡照《莲子居词话》研究

责任编辑 萧宿荣 王开桃

责任技编 刘上锦

出版发行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(地址: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: 510300)

电 话 (020) 84469982

网 址 <http://www.gdst.com.cn>

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10.5

字 数 21 千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100 - 1384 - 3/I · 0175

定 价 36.00 元

序

蕴娜原来的论文指导老师黄兆汉教授，1998年从香港大学提早退休，移居澳洲后，蕴娜始改跟我研究词学。2000年，她完成硕士论文《曹溶〈静惕堂词〉研究》，随即进修博士课程。由于对个别词人研究已有一定把握和创获，她转而研究词学理论，以《吴衡照〈莲子居词话〉研究》为题撰写博士论文，最后在2006年以优异成绩取得博士学位。

吴衡照的《莲子居词话》，是清中叶饶有特色的词话，内容涉猎广泛。当中论及词史，如词的起源、词人传记、师承脉络、词坛轶事；词体如词乐、词韵、词调的考据，字法、句法、章法、风格的创作心得；词籍的版本、校勘、补遗；历代词人、词作、词论的批评等，都极具研究价值。然而，此书尚未有研究专著，蕴娜对它全面而深入的考察，梳理该词话与历代词论的关系，以及探讨其对清中叶词学发展的作用，正能补充清代词话研究的一项空白。

全书分为六章：第一章说明研究《莲子居词话》的目的、动机、范围和方法；第二章考述吴衡照的生平事迹；第三章研究《莲子居词话》与历代词论的关系；第四章介绍《莲子居词话》的内容，分述其中所论词的起源、作法、格律，词人词作的优劣，词论的得失等；第五章探讨《莲子居词话》词学特色，从吴衡照对不同词论的处理，个人词学主张，考订、辨证的方法和态度等方面，探讨该词话与别的词话的不同之处，并分析这些不同之处的好坏；第六章总结《莲子居



词话》在词学史上的价值，研究《莲子居词话》与清中叶词坛发展的关系，及其对后来词学发展方向的影响。论文资料搜集丰富，论析井然有序，见解每有精到，很值得肯定。

清代词坛是颇有研究魅力的文学园地，蕴娜在这块园地努力不懈，不断尝试寻找新的研究路向，有朝一日，必能发掘出一条康庄大道。我的专业，不是词学，对蕴娜的指示，仅止于如何筛选资料与拟定论文架构而已。她的论文，能够成书出版，完全是她个人耕耘的成果，作为老师的我，实在不敢掠美。

李家树

2010年3月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序	1
1. 绪论	
1. 1 词学的定义	3
1. 2 清代词学研究概况	5
1. 3 研究吴衡照《莲子居词话》的目的和动机	16
1. 4 研究吴衡照《莲子居词话》的范围和方法	22
2. 吴衡照生平行谊与文学思想	
2. 1 生卒年和籍贯	27
2. 2 家世与交游	32
2. 3 仕途和著作	48
2. 4 诗词思想内容	53
3. 历代词论与《莲子居词话》	
3. 1 唐五代词论	65
3. 2 宋代词论	72
3. 3 明代词论	78
3. 4 清代词论	87
4. 《莲子居词话》的内容	
4. 1 词坛人物	103
4. 2 词体形式	113
4. 3 词的创作	130
4. 4 资料整理	140



5. 《莲子居词话》词学特色

5. 1 修正浙西，融合常州	149
5. 2 标气体、尚神大、重意趣	174
5. 3 词作人品并重	185
5. 4 修订补正大胆细心	190

6. 结论

6. 1 《莲子居词话》与清中叶词坛发展的关系	205
6. 2 《莲子居词话》对后世词学的影响	213
6. 3 《莲子居词话》的评价	227

附录

附录 1：吴衡照家族世系图	237
附录 2：《莲子居词话》内容摘录表	238
附录 3：《莲子居词话》所录人物统计表	286

参考资料

参考书目	303
参考论文	319

1. 绪论

1.1 词学的定义

“词学”二字，最初与“词”这一文学体裁无关。^①自清代（1644—1911）开始，“词学”的概念始与“词”这一文体距离渐渐拉近。然而词评家对这二字的理解和用法并不一致。陆蓥（约1848年前后在世）《问花楼词话》：

安得有综博之士，权舆三李（李白、李贺、李商隐），
断代南渡，为唐宋词派图。爰黜淫哇，以崇雅制，词学其日
昌矣乎。^②

此处“词学”与词坛发展有关，略近于填词的风气和水平。
田同之（约1720年前后在世）《西圃词说》则谓：

近日词家，谓词以琢句练调为工，并不深求于平仄句读
之间，惟斤斤守《啸余》一编，《图谱》数卷，便自以为铁
板金科，于是词风日盛，词学日衰矣。^③

田同之所说的“词学”乃指词的创作。

徐珂（1869—1928）《清稗类钞》又说：

常熟言琴吾大令家驹（言家驹，1842—1909），治词学
至五十年之久，所著《鸥影词》六卷，几乎无调不备。^④

^① “词学”二字，早见于杜甫（712—770）《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》之五：“顷之问孝秀取备寻常之对，多忽经济之体。考诸词学，自有文章在，策以征事，曷成凡例焉。”（载董诰编《全唐文》，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嘉庆甲戌刻版，第2册，卷359，1614页。）而孙光宪（900—968）《北梦琐言》载：“郑秀才词学门阀，人韵风流，冀帝师以子妻之。”（明刻本，卷3，3页。）前者“词学”所指乃词章之学，后者“词学门阀”类近书香门第，指世代习文，均与“词”这种文学样式没有直接关系。

^② 陆蓥：《问花楼词话》，载唐圭璋（1901—1986）编《词话丛编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3册，2544页。

^③ 田同之：《西圃词说》，载唐圭璋编《词话丛编》，第2册，1470页。

^④ 徐珂：《清稗类钞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8册，3997页。



这里的“词学”应指“填词这门学问”。

江顺诒（约1862年前后在世）辑《词学集成》一书，他对该书名“词学”的理解则是：

撮其纲，曰源、曰体、曰音、曰韵；衍其流，曰派、曰法、曰境、曰品，分为八卷，以各则丽之，易其名曰《词学集成》。^①

江顺诒视“词学”为与词有关的范围如体制、写法、音律、源流等专门学问。

以上可见，评词家似乎注意到“词学”与词体研究的关系，但把“词”与“学”分家的情况仍十分明显，大部分评词家所说的“词学”，都与词体写作或填词的法则有关。于是，“填词”和“词学”这两个概念就混淆不清了。最早直接把两者关系厘清的是龙榆生（1902—1966）。他在《研究词学之商榷》中说：

取唐、宋以来之燕乐杂曲，依其节拍而实之以文字，谓之“填词”。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，与词体之渊源流变，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，谓之“词学”。^②

龙榆生清楚地指出，“词学”与“填词”不同，“词学”是对词这一文体的不同方面进行学术研究。他认为词学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，词学研究必须：

归纳众制，以寻求其一定之规律，与其盛衰转变之情。^③

即对词体创作的不同法则、词史盛衰的转变等，均需从广处着眼，清楚掌握，而每个独立的项目又要仔细揣摩，才算认真的词学研究。他进而提出声调之学、批评之学、目录之学等范围，为词学研究指出具体的方向。

龙榆生之后，对词学研究更全面而系统的，是谢桃坊。他的《中

① 江顺诒：《词学集成凡例》，见《词学集成》，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光绪刻本，1页。

② 龙榆生：《研究词学之商榷》，见《龙榆生词学论文集》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，87页。

③ 同上。

国词学史》从词学史的角度去探讨词学的外在和内在价值，他把词学史的研究范围归纳为五个方面：

第一，历代词论。

第二，历代关于词史的探讨。

第三，历代关于词家和词作的批评，包括具体作品的分析、作家整体作品的认识、作家风格的评论和作家在词史上的作用等)。

第四，词体形式的总结过程，包括体制、词调、词乐、词律、词韵、图谱和作法等)。

第五，词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过程，包括历代词的总集、选集、专集，丛书的编辑、校勘、辑佚，词籍目录提要、词集版本考辨，作品真伪考辨和注释，词人年谱考订、事迹考辨，词语考释等)。^①

谢氏所指虽为词学史研究范畴，却已涉及了词学的各个层次，实为词学研究带做出宏观而清晰的指引。

综上所说，词学实乃研究词体文学的专门学科，其横跨文学、音乐、史学、文化学、版本学、校勘学和目录学等层面，由评论词家词作的优劣、钻研词体创作的理论、审订词籍的版本，以至探究词史、词乐、词律、词韵等，共“构成一个内容广泛、复杂而又严密的学术体系”^②。

1.2 清代词学研究概况

词至清而中兴，几为词学界公认的看法。而钱仲联（1908—2003）则说：“何止中兴，且又胜之矣。”^③陈廷焯（1853—1892）的说法更为直接：

^① 谢桃坊：《引论》，见《中国词学史》，成都，巴蜀书社，1993年，7—10页。

^② 马兴荣、吴熊和、曹济平主编：《中国词学大辞典》，杭州，浙江大学出版社，1996年，2页。

^③ 钱仲联：《全清词序》，载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《全清词》编纂委员会编《全清词·顺康卷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94年，3页。



国朝之诗，可称中兴。词则较三唐（618—907）、两宋（960—1279）而等而上之。^①

陈、钱二氏所言非虚。词这种文学形式，在唐、五代（907—960），主要为应歌之作，发展尚未成熟，而论词之作则更少；^② 宋代词的创作进入颠峰期，不同流派、不同风格纷纷呈现，然词学理论未算完备，^③ 词人自觉组织词社，互励创作、推动词学发展的情况亦不多；明代（1368—1644），词体曲化，创作趋于衰落，杰出词人寥寥可数，音韵谱律、词学批评等研究虽比唐、宋优秀，但未成气候；^④ 清代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。清代词坛在各方面的表现均十分优秀，无论词人数量、词作境界、流派组成、词论品评、词律审订或词集校辑等各方面，均远胜前代，而其中有关词学的研究，更是成绩斐然。饶宗颐就曾说：“清代词学发达，旷代罕见”，^⑤ 陈水云《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》也说：

清代是古典文化的总结时期。词学经明代的中衰到这个阶段再度复兴。词学研究，包括理论与批评，取得了超越前

^① 陈廷焯：《云韶集》，南京大学图书馆传钞陈廷焯同治甲戌（十三年，1874）自序钞本，卷14，1页。

^② 吴熊和《唐宋词通论》说：“唐时评论的目光也专注于诗文，对初露头角的词无暇垂顾。而且，词作为流行的燕乐的曲辞，行于妓席，播于倡楼；一般囿于传统观念的作家，在他们论文谈艺之余，自然严关固拒，不屑顾及。”（杭州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，279页。）

^③ 谢桃坊《中国词学史》说：“虽然宋人有许多词话、词评、词论和词集序跋，但严格地说来，它们都还停留在具体事实的罗列和经验的叙述，资考证和助闲谈的资料极丰富，未能自觉地达到较高的理论形态。”（1页）吴熊和《唐宋词通论》也说：“宋人词话则偏于纪事，品藻、议论似皆不逮诗话。”（279页）

^④ 张仲谋《明词史》虽主张“以宋、元（1206—1368）词学作为背景或起点，明代词学确有较大的发展与贡献”（北京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2年，329页），但他也承认“程（程颢，1032—1085；程颐，1033—1107）、朱（朱熹，1130—1200）理学的盛行，八股取士制度的确立，小说、戏曲等俗文学的繁盛，这些不仅对词的创作构成严重束缚，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词学的发展”（329页）。

^⑤ 饶宗颐：《论清词在词史上之地位》，载“中央”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编辑委员会主编《第一届词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，台北，“中央”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，1994年，332页。

此任何时代的可喜成就。^①

丁放《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史》则说：

将近三百年的清代词坛，作家辈出，宗派林立……词学研究上更是硕果累累，各种词话、词选及散见于各家文集中的词学论文，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，都能后来居上，超过宋、元、明各代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^②

可见清代词学研究，无论哪一方面，均卓然有成，且能独当一面。现从清代词学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词论、词体、词籍三方面把清代词学研究情况概述如下：

1.2.1 词论

清人论词，多见于词话。清代论词风气甚盛，这可从清代词话著作数量之丰可见。唐圭璋《词话丛编》辑自宋至近代词话共 85 种，其中宋、元、明词话得 17 种，清代词话却有 51 种，^③ 远远超过前代的总和。而其它词学资料汇编和词作评点更多不胜数。清人论词的著作不止数目多，更别有见地，唐圭璋、金启华《历代词学研究述略》曾对清代重要的词论作出品评：

贺裳（约 1681 年前后在世）著《皱水轩词筌》，多举前人胜语以示其对词学的体会，对后人也有启发。周济（1781—1839）……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，语多精到，可供我们深入研究。……陈廷焯著《白雨斋词话》，极称张惠言（1761—1802）《词选》接近《离骚》，超过朱彝尊（1629—1709）的《词综》十倍，其意在力挽所谓“清空”之流弊。但他也过于推崇温飞卿（温庭筠，812?—870?）与王沂孙（1230?—1290?），亦非持平之论。谭献（1832—1901）继

① 陈水云：《绪论》，《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》，武昌，武汉大学出版社，1999 年，1 页。

② 丁放：《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史》，合肥，安徽大学出版社，2000 年，356 页。

③ 根据唐圭璋《词话丛编·总目》（《词话丛编》，第 1 册，9—14 页）统计所得。



承常州词派，……更进一步提出“作者之用心未必然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”。他批评浙派为姜（姜夔，1115—1221？）、张（张炎，1248—1320？）所束缚，确是击中要害。……刘熙载（1813—1881）作《艺概》……论词之流变及艺术技巧等方面，确有其独到之处。……王国维（1877—1927）撰《人间词话》，提出境界之说，强调景语，颇多卓见。但论词偏重唐、五代、北宋（960—1126），对南宋（1127—1279）作家颇多微辞，则亦不免偏差。^①

从唐圭璋、金启华对清代词论的重点勾勒中可见清代词论并未发展至完美阶段，偏颇、疏漏之处仍然存在。但不可否认，清代不同的词论均有其个性和启发性。兹略举它们鲜明而有特色的部分如下：

王士禛（1634—1711）结合司空图（837—903）和严羽（约1200年前后在世）的诗学理论而提倡神思和韵味合一的神韵论。他的《花草蒙拾》亦继承此主张，强调那种直觉感发、含蓄表现、天然恬淡、超然物外的艺术美。^②

这种别成一家的创作理论，对当代及后起的词论引起不少回响。^③

① 唐圭璋、金启华：《历代词学研究述略》，《词学》（第1辑，1981年11月），19—20页。

② 如《花草蒙拾》中，“雕组而不失天然如‘绿肥红瘦’、‘宠柳娇花’，人工天巧，可称绝唱”（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道光甲午沈氏世楷堂刻《昭代丛书》本，已集，卷44，10页），就表现他追求天然神韵，不弃修饰雕琢，以求达天人相济的艺术美之追求；“‘楚溪山水，碧湘楼阁’，则写照象外，故知颊上三毛之妙也”（4页），则见他超然物外、空灵有神的主张；“或问《花间》之妙，曰：蹙金结绣而无痕迹。问《草堂》之妙，曰：采采流水，蓬蓬远春”（2—3页），则见其重视直觉感悟之审美情趣。

③ 如谢桃坊《中国词学史》说：“王士禛对词的艺术鉴赏大都是这种艺术直觉的方式，在文学批评史上自成一派。”（《清代词学四论》，台北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，1990年，150页）吴宏一《王士禛的词集与词论》亦说：“清代词学之盛，正由王士禛等人开其端绪，后来所谓浙派、常州派之词学，莫不承其余响而加以发扬光大，因而才能开门立户的，这样来说，王士禛在词学上的地位，也就不言而喻了。”（43页）

朱彝尊标举醇雅，^① 尚南宋，尊姜张。^② 他词须合律、立意须蕴涵雅正、用词须醇美俊健的理论，实提升词的地位，推动词学复兴，浙西词派词人纷纷效法，^③ 使该派成为康，康熙（1662—1723）、乾（乾隆，1736—1795）词坛的主潮。

张惠言主张意内言外，^④ 重视词作丰富深刻的内容，并非徒具华丽的外表；又强调比兴寄托的手法，^⑤ 透过联想的心理基础，使人的哀乐之情与客观物类互相呼应。其理论虽有牵强附会之处，但却一改浙西词派末流空疏驳杂之弊，进一步提高词的地位，使其带领之常州词派成为词坛新潮，领导清中后期词坛近一百多年。^⑥

① 如朱彝尊《孟彦林词序》：“词虽小道，为之亦有术矣。去《花庵》、《草堂》之陈言，不为所役，俾淳羸涤濯，以孤技自拔于流俗。绮靡矣，而不戾乎情；镂琢矣，而不伤夫气，夫然后足与古人为驾焉。”（载《曝书亭集》，康熙甲午，秀水朱氏家刊本，卷40，5页。）又如《静惕堂词·序》：“念倚声虽小道，当其为之，必崇尔雅，斥淫哇。”（载曹溶《静惕堂词》，见陈乃乾（1896—1971）编《清名家词》，上海，上海书店，1982年，第1册，1页）均见他反对陈言秽语，绮靡镂琢的现象，主张词作需尔雅蕴藉之处。

② 朱彝尊在《词综发凡》中曾说：“世人言词，必称北宋。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，至宋季而始极其变，姜尧章氏（姜夔），最为杰出。”（《词综》，郑州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90年，4页）可见他对姜夔以至南宋词的重视。

③ 如谢桃坊《中国词学史》说：“朱彝尊在学术界和文学界的崇高地位，其词学观点在当时的影响最大。浙西词派基本上是按照朱彝尊的词学理论进行创作，并发展和丰富了他的许多论点。”（171页）

④ 如张惠言《词选目录叙》说：“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，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，低徊要眇，以喻其致。”（《词选》，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道光庚寅宛邻书屋刻本，1页）即以立意为本，主张创作主体内在的“意”，要透过语言、形象之外而求得。

⑤ 张惠言《词选目录叙》说：“《诗》之比兴，变风之义，《骚》人之歌，则近之矣。”，同上，1—2页）他把词的价值与《诗经》、《离骚》等同，认为词也有风、骚比兴寄托的社会功能。他又说：“要其至者，莫不恻隐吁愉，感物而发。”（2页）即说哀乐之情，是人对于外物有感而发；并说：“触类条鬯，各有所归。”（2页）即说推衍感发所产生的象征意义，最后达到所寄托之心迹，则有所旨归。

⑥ 如郑文焯（1856—1918）《郑大鹤先生论词手简》：“皋文（张惠言）能张词之幽隐……其道日昌，其体日尊。”（《大鹤山人词话》，载唐圭璋编《词话丛编》，第5册，4330页）徐珂《清代词学概论》说：“浙派至乾（乾隆）嘉（嘉庆，1796—1820）间而益敝，张皋文起而改革之，其弟翰风（张琦，1764—1833）和之。振北宋名家之绪，阐意内言外之旨，而常州派成……倚声之学，至是始日趋正鹄，……嘉庆以来名家，大抵自此而出。”（台北：广文书局，1979年，7页。）



况周颐（1859—1926）《蕙风词话》主张重^①、拙^②、大^③，强调厚重沉着、情真理足、朴拙自然为艺术高境。虽然况氏解说时略带直觉成分，还不时缺乏逻辑系统，但此论诚能补救词体本身轻、巧、小之弱点，使词的创作或评论均有较高的落脚点，令词的格调大大提高，故他的词论多为后世所推崇。^④

此外还有如宋征璧（约1643年前后在世）的离合论，顾贞观（1637—1714）、纳兰性德（1655—1685）的性情论，周济的有寄托入、无寄托出，刘熙载的词品说，陈廷焯的沉郁论，王国维的境界说等，虽或多或少承袭前人之说法，但他们均能熔铸旧说，翻出新意，而成一家之言。他们的词论提供改良词体创作和欣赏词作的方法，使词的地位不断提升，实有功词坛不少。

1.2.2 词体

清代朴学盛行，在词学研究的范畴上，学人多以治经态度以治词，当中又以词体研究与词籍整理最为明显。饶宗颐《论清词在词史上的地位》曾说：

乾嘉以来，声韵、校讎之术，如日中天，于是有戈载（1786—1856）词韵之学，有王半塘（王鹏运，1849—1904）、朱强村（朱孝臧，1857—1931）校词之学，此以治经之法治词也。^⑤

① 况周颐《蕙风词话》说：“重者，沉着之谓。在气格，不在字句。”（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民国《惜阴堂丛书》本，卷1，2页）又谓：“情真、理足，笔力能包举之。纯任自然，不假锤炼，则沉着二字之诠释也。”（同上）可见他重视词作气格之厚重沉着，用字之纯任自然。

② 如况周颐《蕙风词话》评《梅溪词》云：“上七字妙绝，似乎不甚经意，所谓‘得来容易却艰辛’也。”（卷2，18页）即见“拙”乃指用字之质朴，而这质朴非信手拈来，而是从艰辛经营之后炼就出的自然美。

③ 况周颐《蕙风词话》曾说：“遗山之词，亦浑雅，亦博大；有骨干，有气象。”（卷3，10页）此处之“大”，即指气象或意象之大。

④ 如赵尊岳（1898—1965）《蕙风词话跋》：“昭示学者致力之途，而证以前贤所作，补救时流之偏弊。”（载况周颐《蕙风词话》，2页）龙榆生《研究词学之商榷》更说：“自有词话以来，殆无出其右者。”（《龙榆生词学论文集》，97页）

⑤ 饶宗颐：《论清词在词史上之地位》，载“中央”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编辑委员会主编《第一届词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，331页。